



傷害。他曾笑謂：「善本書如人，也要呼吸呀！」於是，經過他長時的構思，多次的修改，才有現用這些既可防塵，又能保持通風，以使潮氣散發的新型書櫥。首創之功，誠不可沒。

雖然參與書庫管理，清志並未偏廢本身正常工作。日常零星的文字撰述、無從縷列，只能記幾件他獨力完成而效用廣遠的重大編著。

善本題跋真蹟——四大冊、3,334面，民國71年初版，自採擇、考訂、校讎、編排，乃至人名索引之製定，通常需三四人分工合作，但特藏組編制小，人手不足，全由清志一肩承擔，共慎選館藏善本中題跋，經部112部、史部243部、子部252部、集部最多，達451部，另叢書7部，合計為1,063部。上起宋乾道九年，以至民國35年為止。各題跋前，皆先繫原書正文壹幀(適逢殘缺污損，則另取他葉)，總括此770餘年的古今題跋，出自634家手筆。選采時必求其真跡，傳鈔他人的不錄。單就藏書家艷稱之士禮居「黃跋」言，即蒐入141則，他人過錄者6則。攝製則保持善本之舊有尺寸、式樣，使人對之，如視原書。如此精彩巨編，僅經清志埋首一年有餘，即大功告成。對傳播中華文化，有益學者研究，其長遠貢獻，不言可喻。

善本書目增訂二版——自清志進入本館，開始與善本結下不解之緣；日處其間，編摩自樂。後館中為使善本永存，及廣為流傳，於是有善本攝製縮影微捲的五年計畫，使之能化身千萬。由於這件大工作，必須清志調動展閱每一部書，先是宋金元版、敦煌寫經，後是明清版及寫本，就善本書目，逐一校比其書名、卷數、冊數、著者、版本、附圖、增補等，而後量度全書尺寸、版框，製成標籤，一併攝入微捲之內，以便利讀者觀看微捲時，仍了然書貌。一旦發覺書目登錄與原書內容有差異，立刻加以紀錄、研究，使歸於正確為止。如是日積月累，所用作為底本之書目，已朱墨滿紙。偶遇讀者發現疑難，相與討論，或同仁遭逢困惑，亦樂切磋。閱歷日廣，清志對善本之版式行款等，如數家珍。

至民國70年，館中原有之善本書目增訂舊版，幾已無存，各方函索交至，須得重新增訂加印應世。自然而然，這一繁劇編務，由清志負荷起來。全書四大冊、冊頁厚重，彼不畏其難，憑其多年積存筆錄，手揮目送，共校訂出1,280條，收穫至富。察其初，並無修訂書目之意，賴其隨時留心，讀書專注，終使

善本書目增訂二版，於75年水到渠成。事後清志自謙說：「我只不過摸了一些書皮而已」。我常想：能夠將館藏善本書，全部摸過書皮的人，當今屈指可數。

古書版本鑑定研究——全書6章、18節，約17萬言，為清志多年工作的經驗成果。且看民國75年春天付印時，他的自序說：「我於十八年前，到植物園的國立中央圖書館服務。初睹千百箱古老的琳瑯秘冊，方知中華文化之精深博大，信而有徵，遂矢志終生與書為伍。然欲作為一個古書管理典藏員，除了應善盡守護之責外，亦必須具備分類編目與版本鑑定之能力，……於是每當工作餘暇，凡對版本鑑定有益之資料，即盡力搜集，或考訂時心有所得，亦隨加筆記，十數年來，遂積卷盈尺矣。……去年大地回春之日，著手加以整理，刪繁就簡，乘便利用中央圖書館收藏豐富的歷代版本，以為例證，再作較深入的探討、補充，費時一載，終告完稿。」此書問世後，流往日本，據傳已有教授版本學者，採為課本。但很可惋惜，在國內却未能通過送審，使清志抑鬱難伸。我本想安慰他說：「此著作的存在，是一既定的事實。當有自信，不會因一、二所謂專家之流，短暫的好惡毀譽，而增損其長遠價值。」但見他對此挫折，默默忍受，絕不向任何人傾訴，作不平鳴，自有不屑理會之意，由那流露出的狷介神情，使我感覺勸告轉屬多餘，話到口邊，也就隱而未發。

我退休比清志早兩年，臨別相贈，即是本文標題所用的嵌字聯。伯夷曾子的聖賢境界，常人不易躋及。但以清志稟賦的淡泊純樸性情，可以作如是期許。或者他本來早已「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信筆寫來，似乎與徵稿要求的「中央圖書館與我」，文不對題，這使我想起多年前的一段往事，有次組務會議結束，一位女同事半真半假的戲問：「所有的工作，都分配給我們，你做甚麼？」我簡單回答是：「無為而治，諸位才能各展所長。而且，成功也不必在我！」所以，何用浪費筆墨，僅為濫竽館職十三年而無為的我。

• 封思毅先生，曾任本館特藏組主任，現已退休。



〈同仁篇〉

## 往事知多少

汪雁秋

### 一、「留學生之父」張仁家先生

民國50年6月，我在美國完成學業（英國文學系），正在考慮是否繼續攻讀學位還是返國？父親的一封信，使我結束了三年的留學生生涯，束裝返國。那時政府為鼓勵留學生返國服務，在教育部內設有一專為輔導留學生就業的部門——留學生輔導委員會（簡稱留輔會，即今青輔會前身）。當時負責人為張仁家先生，他圓圓面孔，不時的眨著雙眼，對人和藹可親，對留學生照顧熱心，使這些返國遊子，感動不已，無以為報，只好以父輩敬之，「留學生之父」之名因而傳開。

記得去見他時，他眨眨眼說：

「汪小姐，歡迎你回國，想找什麼工作呀？」

「教書。」我毫不考慮的說。

「教書？現在時間太晚了。大學聘書都已發放，你看要不要到圖書館工作？」

「圖書館我不懂呀，我能做什麼？」

「沒有問題，現在中央圖書館正需要一位外語人才，你願不願意去試試？我給你寫一封介紹信。你親自帶去見蔣館長，那裡的環境適合女孩子，你去後可不要做一兩個月就跑掉啊！」

說完，他又眨眨眼，那一副真摯的面孔及關懷的情意，使我永遠難忘，就這樣我與中央圖書館結下了「今生緣」。

### 二、「怪老頭子」蔣復璁館長

拿著張仁家先生的推薦信出來，遇到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朋友，見到我老遠招呼說：

「汪雁秋，你回國了！怎麼？要到中央圖書館，可得小心館長是位怪老頭！……」

他的話是玩笑？還是當真？可使我心裡七上八下，但醜媳婦總要見公婆，只好鼓起勇氣，擇一吉日，

帶著張仁家先生的信，來到中央圖書館。

五十年代的中央圖書館座落在南海路植物園內，為原國語推行委員會舊址，兩邊是木造的房子，僅進門二樓是重修建稍有規模的會議室，後面中間是一座圓頂大廳，據說是日據時期的神社，大門前有一小橋，橋下的小荷塘一分為二，遊人稱之為小日月潭。當我走過去，小塘已開滿荷花，好一幅夏日美景！我走上小橋，欣賞了一會兒荷花，消除一些內心的緊張。走進大門，二樓就是館長室，經秘書的帶領，一眼就見到「怪老頭」蔣館長端坐在辦公室桌前。他，手執一把竹扇，身穿白色唐裝，長長的下巴，約六十餘歲，我被安排坐在他的對面，他搖搖手中的竹扇，小聲的說：

「汪小姐，張仁家先生同我通了電話，他特別推薦你，說你英文很好，我中央圖書館正需要英文人才，你來正好……」。

我心中真納悶，張先生只見過我一次，怎麼知道我有多少能耐，再看看這位老人家，天庭飽滿，地閣嘛長長，一付壽公像……想著，想著，他講些什麼全沒有聽進去，只見他突然站起來叫一位小姐（大概是管人事的吧）帶我出來，辦理上班報到手續，他不問我願不願意，做什麼工作，如此這般我就來上班了。

上班的第一天我被安排在採訪組，採訪組主任萬惟英先生（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圖書館館長），溫文爾雅，小小個子，一副學者翩翩的樣子，聽說中英文造詣甚高，公費留學回來，他很客氣介紹了採訪組同仁。採訪組辦公室在進門靠右側一間不大的房子，室內只能容納四人，再加一人，只有擺在採訪組門口了，蔣館長似乎覺得對我不夠禮遇，立刻改派我在編目組。因此我的名額在採訪組，人却在編目組上班。編目組辦公室在二樓，因為是木造屋，日正當中時，氣溫直線上升，下午即開始西曬，真有點吃不消。那時期冷氣設備，簡直是奢求，只有電扇，吹出來的



是一陣陣熱風，同仁們無不汗流浹背。說也奇怪，在這種酷熱的環境中，大家都很怡然自得，無怨無尤。這一段期間我不知我的主管是誰，編目組把我當客人，採訪組又常常忘了我的存在，而又常被館長室一位胡小姐美妙的聲音召喚：「汪小姐，館長有請。」又得趕到館長室。

我的初期工作，為採訪組新書提要選目英文翻譯，每一本新書作一簡單的英文介紹，此目錄為亞洲協會支助出版，惜僅出版兩年，因經費困難而停刊。另外編目組與館長室的英文函件我都得一起兼辦，忙得不亦樂乎！未幾個月，館長覺得讓我這樣跑來跑去不大方便，乾脆就把我調到館長室去了。50年9月我正式成了蔣館長的英文秘書。

### 三、館長室菁英

說起來當年的館長室，人事、打字皆集一堂，真是人才濟濟，主任秘書鄭毅庵先生，山東人，經年穿著中式長袍，一副中國老學究的模樣，一口山東話，我們朝夕相處，不免也沾了一點他的山東音，他寫的一手好書法，館長對外應酬，無論紅白喜事，皆由他代筆寫一付喜帖或輓聯，聊表意思，否則以那時的待遇，真是無法應付。人事王澤延小姐，臺大法律系畢業，苦讀英文，每天清晨，植物園內荷花池畔，可聽到她朗朗有聲背誦英文，她常覺得我們這些留學生，中文真差勁，公文啥也不懂。中文打字陳寧桂女士，技術熟練，館內任何公文稿，經過她的掃描，絕無錯誤，即連公文有不妥當的地方，也難逃出她的「法眼」，年青小伙子們可真有點怕她。助理胡宏蕤小姐（現任美國洛杉磯 Loyola 大學圖書館期刊組主任），



蔣館長復璉服務 25 年時，教育部特頒「中樞玄覽」匾額

活潑可親，做事敏捷，我同她是搭檔，負責西文函件處理，為了充實自己，我們同時學德文，她學的快，我總是在後面跟。我同時負責掌印，有一次不小心把大印蓋倒了，怎麼辦？我們陳大姐立即湊上來說：「汪小姐，沒有關係，拿來我給你再打過」，果然不幾分鐘，公文就打好了，如期發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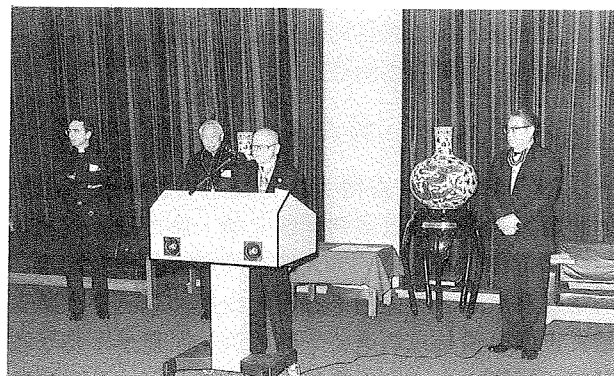
那時期公文雖然也不少，但却沒有今日公文旅行程序的繁瑣，時效要比現在快得多，現在辦起事來好比一個機器人，一手拿筆就不能拿紙，一個動作一件事，往往被這種機器人作法奈何不得！

我們這一羣館長室菁英，真是合作無間，高興時不忘來個 Coffee Break，買些小點心，但也不忘準備一份悄悄地放在館長的桌上（趁他不在時），等他回到辦公室，胡小姐總要在門縫中偷偷的瞧瞧，哈！胡小姐如發現新大陸，轉身告訴我們：「館長正在高興的吃著呢！」

那時期在館長室還有一件工作，大家每天要寫工作紀錄，這個工作報告由我收集。對於填寫工作紀錄最有趣的莫過於梁子涵先生，他真夠細心，記下他一天行動的點點滴滴。一天他的工作報告是這樣寫著：「入廁×次（吃壞肚子），為館長打電話×次，因×事與某同事吵架×次……」看到這樣妙的紀錄，真不知如何處理，最後我們鄭主秘（我們稱他鄭老）想了一想說：「我同汪小姐找他談談吧」，於是鄭老帶著我找到他，好說了半天，總算給我們面子同意重寫了一張。梁子涵先生有他的才華，但其人脾氣古怪，館內無人不知。梁先生現已作古，回想他在中央圖書館的趣事，真不知有幾籬筐呢！

### 四、The World of Learning

一天我同胡小姐查一個國外機構，找了好幾本參考書都未查到，這時館長正好走出來，看到我們兩人愁眉苦臉不知何事，問清楚了原因，他立即說：「跟我來」，於是跟著他走到大廳二樓參考室，他一手就從書架上抽出厚厚一本書，名為「The World of Learning」。於是開始機會教育，給我們上了廿分鐘如何利用參考書的課，他說：「這本書是非常好的一本世界各國學術機構指南，包括各國學術研究機構、大學、圖書館，你們從這本書裡就可以找到相關資料。」說完，他就走開了，留下我們在參考室好好的研究一番，自那次以後開始知道如何去利用參考書，這本「The World of Learning」的確在我工作上帶來不



羅馬教廷頒授爵士勳章予王館長振鵠(右一)，蔣館長復璉於典禮中致詞

少便利，也因為這本指南，引起動機編輯「英文中華民國學術機構錄」，至今這本機構錄已出版第七輯，自二百餘單位增至一千餘個，由這本機構錄內容增加，充分顯示我國近幾十年來經濟的發展，文化機構也隨著蓬勃成長的事實。

### 五、館長的學生

在館長室一年，我除了工作外，真正做了蔣館長課室外的學生，他不僅教導公文用字，公文的起承轉合的運用，並常告訴我們，一個圖書館員要看什麼書、什麼雜誌，如 *New York Time Book Review*, *London Time Book Review* 等，不能不看，他也常鼓勵我投稿、翻譯，第一篇投在大陸雜誌的作品——「無極天主教正辯考」是他指示我翻譯的。記得完稿後，他還請梁子涵先生給我潤飾，我也因這篇翻譯稿而認識梁子涵先生。他並不時地灌輸我們做一個圖書館員，要有犧牲精神，要吸取新知，要有新觀念，希望大家努力，讓中央圖書館將來真正發揮國家圖書館功能。

### 六、出席國際文獻聯盟年會

1964年，國際文獻聯盟(FID)與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同時在美國華盛頓舉行，中央圖書館是會員，一天，蔣館長找我去（那時我已調至交換處）說，這次會議很難得，要派我去參加，他知道外子那時正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並說，我可以順便會會我先生，那時期政府預算不寬裕，出國沒有旅費可以補助，為此蔣館長一方面寫信給美方主辦單位請求補助會議費。另一方面出面函請在臺亞洲協會代表，請能補助旅費，由於他的大力推薦，我終於得到大會補

助美金三百元供會議四天的用費，亞洲協會也同意補助旅費及在美的醫藥保險，除了開會，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訪問美國重要圖書館。

由於這一次的訪問，我認識了不少美國圖書館界同道，如美國國會圖書館當時負責中文部的吳光清先生、陸增禮先生，哥大唐德剛教授，吳文津先生等；由於參加會議，認識了不少美國科技界的主管，雖然現在其中不少人多已退休，但對中美文化關係，奠下了基礎。返國後我寫了一份詳細的英文報告送給亞洲協會，他們甚表滿意，我深深告慰沒有辜負蔣館長所給予我的使命。

### 七、長者的風範

就在那一年，我還未回國時，蔣館長已接掌故宮博物院，他曾親筆寫給我一封長信，信中敘述他對故宮博物院未來做法及理想，其中談到為了維持博物院的安靜，考慮不准兒童進入等等，外子看到，頗不以為然，急著要寫信給他爭論這一點，外子的脾氣是說到就做，於是寫了一封長信，請他千萬不能不准兒童進博物館，舉出很多國外的例子，洋洋數張紙，信發出後，我一直耽心館長收到這封信不要氣得吹鬍子瞪眼！然而出我們意料之外，沒有多久收到他的回信說接受外子的建言，將會開放給兒童參觀，正擬妥善辦法。

回想起來，我跟隨他四年，四年中我已忘了教育部的朋友所說「怪老頭」，相反地：他却有慈祥的一面，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大家長，一位慈祥的老師，一位難得的好長官。

### 八、夢想成真

蔣館長離開中央圖書館，在故宮又十餘年，但他無時不想到中央圖書館，記得王館長接掌中央圖書館時，他曾到我辦公室說：「你同胡歐蘭一定要好好幫助王館長，胡歐蘭去發展圖書館自動化，你要努力幫他拓展對外的關係……」。

又一次他到我辦公室，要我替他寫一封信到教廷，推薦王館長為爵士，他並說千萬不要告訴王館長，只有我們兩人知道，我照他的吩咐及他給我的名單，一一以他的名義將信發出，他認為這個頭銜對王館長在天主教地位很重要，果然，王館長也不負他所望，得到教宗頒授爵士榮譽頭銜。那一陣子他好高興，常常到我辦公室忙著計劃王館長授領儀式的準備，並極



力主張要為王館長訂一套禮服，我當時有不同的看法，我說禮服還要在意大利訂製，費用高昂，而且只穿那麼一次，是不是可以省略，他說這是很神聖的不可省，我想他這種對宗教的執著，也許帶給王館長不少精神負荷。由於他對中央圖書館這份深厚的感情，誰來接掌是他最關心的問題。故而對王館長能接掌中央圖書館是他最高興的事，他看到王館長任內，對新館的建設，從無到有，而又建築得如此美侖美奐，他一再同我說，能有像王館長這樣的人來領導，中央圖書館有福了！你們要好好協助他。他有時站在中庭，凝視著這宏偉的建築，良久良久喃喃自語：「終於看到我中央圖書館有了這樣美好的館舍，我多年夢寐以求的願望成真了！」

### 九、出席美國圖書館協會第104屆年會

民國74年，蔣館長已自故宮退休幾年了。那年他88歲，五月間告訴我他計劃到美國參加美國圖書館協會年會，希望我能陪他去，他說他已向文建會申請補助，郭主委非常幫忙，因此我向王館長報告研究如何陪這位老人家到美國。想到他已88高齡，健康及安全問題都需注意，經過審慎的考慮，王館長決定派宋建成主任及我陪他，另圖書館界有輔仁大學藍乾章教授、臺大李德竹教授，我們一行五人於74年7月4日成行。行前我們作了一個安全準備，先發函駐外單位接機，宋主任陪他住宿，我則負責安排行程及聯絡。這一次他除了參加會議，並承國會圖書館遠東法律圖書館夏道泰主任及吳文津館長在國會圖書館及哈佛燕京圖書館各安排了一次演講，非常成功。國會圖書館謂有史以來第一次中國同仁大集會，演講完畢，又率領我們拜會當時館長布思定博士，布思定館長以香檳接待。又承駐美錢復代表的安排，在紐約陪他晉見蔣夫人，夫人以中式餐點接待，對他退休後生活頗為關懷。到夏威夷時他說有一位老朋友在那裡，但不知道電話，我說試試運氣，於是在電話簿中按照他所說的姓名拼音，準備一一打電話詢問，說來真是運氣好，第一通電話就打對了，他的朋友高興萬分，認為我真神通。他們老友相見，有談不完的話，我們也沾了光，那一晚吃了一頓最豪華的大餐！

這一趟美國之行，增加了他的信心，他認為他的身體不錯，也很滿意我的安排。到他90歲時，他又想到歐洲，仍希望我能陪他，那一次我實無法分身，很遺憾未能陪他，但最後還是由他的家人陪他到了比

利時及德國，在德國見到德國總統，回來甚為高興，然自此他的身體卻逐漸衰退。

### 十、館長人選風波

78年8月楊崇森博士接任為第七位館長，由於他非圖書館學的背景遭到一些非議，蔣復璁先生尤其對此事持有不同意見，一天他到我辦公室論及此事，情緒頗為激動，等他稍平靜時，我勸他說，中央圖書館真正做事還是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館長是不是學圖書館，影響不大，你不看美國國會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這些國家圖書館館長都是沒有圖書館學背景，只要他尊重專業工作人員，一樣可以推動館務。那一天我們談了將近兩小時，漸漸的他平靜下來，於是我想，我要做一件工作，找一機會讓他們兩人會面，消除彼此之間不必要之隔閡。終於我做到了，楊館長很尊敬的稱他老師，親自請他到館長室，自那次後，他覺得楊館長還是有他的長處，也很坦誠地給他建言。直到他去世前三天還從醫院出來到我辦公室，念念不忘的要我轉告楊館長，要請圖書館界人士吃飯，要與圖書館界多聯繫……等。那天他說話的神情已顯然病態嚴重，我好不容易哄著他回醫院。遺憾的是我沒有再去看他，誰知三天後他却與世長辭。

### 十一、結語

三十年來，歷經了八位館長，兩位代理館長，我何其有幸，他們都對我愛護有加。三十年來我參與了不少館內建設性工作，如縮影室的成立及其艱辛的歷程，完成了12萬冊善本圖書拍攝工作，漢學中心的籌備及成立，國際會議的召開，國際書展之舉辦，經歷了新館的建設及搬遷，凡此種種，在工作中得到經驗，在工作中結識了不少各國友人。我衷心的感謝它給了我豐富的人生體驗，讓我有落實之感。

三十年來，雖無多大貢獻，但已奉獻了這一生最寶貴的時光，也實踐了蔣館長當年對我的期許。

三十年來，眼看到多少老同事已先我而去，多少年輕的朋友一批批進來，眼看到這個館在艱辛中成長、茁壯，雖已白頭，但却喜悅！

三十年來多少往事，點點滴滴湧上心頭，驀然回首，不禁有「白頭宮娥話當年」之嘆！

• 汪雁秋女士，現任本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主任。



〈同仁篇〉

## 荷風伴著書香來，悠悠已過三十年

辜瑞蘭

### 一、前言

民國51年初秋，暑氣未消，我穿過荷塘上的橋踏入四合院式的中央圖書館，一眨眼已過了30年。期間曾因到研究所進修二年之外，真正在圖書館服務已28年10個月。

中央圖書館舊址在南海路植物園，園內終年樹木蒼翠，繁花飄香，還有那遠近馳名的荷塘，更是下班後常徜徉的地方。尤其欣賞雨後露珠在羅裙般的荷葉上滾動，往往令人一天的疲倦，頓然消失。所以75年5月搬離那兒時，心裏真有一份難捨之情。新館館舍美侖美奐，豐富的收藏與國際水準的硬體設備，這麼好的環境，每天吸引了三千多人進來，未來我將會在這裏多留幾年。

在圖書館中，我獲得了長官的教導、照顧、信任與啓迪，也交到不少志趣相同的同事，大家為這團體貢獻心力，服務社會。由於長期的在圖書館，有一份深深的歸屬感，圖書館的榮譽也就是我們每一個工作人員的榮譽。

### 二、基礎編目與基層閱覽工作

雖然我在中央圖書館服務將近30年，但卻像走馬燈一樣，幾乎館內的每一個業務單位都閱歷過。記得51年9月剛到圖書館，蔣館長復璁對我說，圖書館員一定要從編目做起。於是派我在編目組工作，先向朱學其編纂學習中文圖書編目，二個月後再向林愛芳主任學習西文編目，先看編目規則，然後翻閱分類表。當時我是一個歷史系畢業的社會新人，以前一天到晚談的是天下大事，古今中外的政經，如今改變成只要成天填寫一張3×5吋的卡片，需要注意標點符號，逗點、長線、短線、空格、縮格等等瑣碎的規則，實在很不習慣，所以開始時常出錯。

52年，中央圖書館成立輿圖室，館長改派我去

閱覽組看管該室。這裏陳列古今地圖，有單張的地圖放在一個大型的櫃子裏，也有掛圖與地球儀，另有四座六層的高書架。當時讀者不多，因此仍兼編中譯西書目錄（該目錄到61年4月才出版），所以雖屬閱覽組，仍在為編目組工作，每天必先向編目組報到。

在輿圖室時，遇到一次大地震，書架倒下來壓壞閱覽桌，也壓破一座相當精緻玻璃製的地球儀，玻璃碎片掉落滿地，聲音也很大，還好我的座位尚離一尺，沒有受傷，由於有這次的經驗，從此特別注意書架是否釘牢。

### 三、在特藏組編輯宋人傳記資料索引

54年7月，我取得碩士學位，回來接受中央圖書館編輯之職，分發在特藏組，當時昌彼得先生擔任主任，受命主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闢宋史研究室。與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仁有書法寫得很美的鄭寶書先生與剛大學畢業的孫曼麗小姐（後來的許倬雲夫人）。蔣館長的計畫是由宋朝開始，以後逐步編輯其他各朝代的傳記資料。可是沒想到當年九月蔣師榮調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第二年即55年9月21日卸任館長，專任故宮，由屈萬里教授接任，屈館長對編此項目錄沒有興趣，將宋史研究室關閉，該目錄也隨昌彼得處長移往故宮，由昌先生再召集幾位大學教師，如：王德毅、程元敏等人合編。鄭寶書也調去故宮秘書室，孫曼麗辭職，我則調到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 四、從事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

56年1月調到交換處，主要負責交換處的公文撰寫，從此開始學習應用文的撰擬與處理公文的規則，辦理大宗書籍進口及轉發、協助籌備各項會議及接受影印古籍申請案件等。每件工作都有一定的程序與日程，一定要控制得宜。書刊交換量逐年增加，與各